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六辑



桃花眼

余显斌

是 一种 借短消息 网文和短 文体生 存微 的阅 读方 式等 街成 生表 说在 陆

一口路 果微 域新 时白 餐走 了读 手发 的

报耳 种快 书有 园快 闻者 出打 的

网微 机那 借短 喜欢 是走 一 路如 微看 付实 圆习 电微

文微 博说 短喜 欢是 走一 路如 微看 付实 圆习 电微

和短 听明 消手 欢是 走一 路如 微看 付实 圆习 电微

短部 你自 机戴 是一 口路 如微 看的 付实 圆习 电微

休代 小已 报耳 种快 书有 园快 闻者 出打 的

生表 说在 网微 机那 借短 喜欢 是走 一 路如 微看 付实 圆习 电微

存微 陪知 和博 听明 消手 欢是 走一 路如 微看 付实 圆习 电微

的阅 老不 短部 你息 读方 等街 成生 表说 在陆

式车 街成 生表 说在 陆

微着 的阅 读老 婆

阅习 电微 老婆

微阅读 1+1工程

第六辑



桃花眼

余显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MI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花眼 / 余显斌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9

(微阅读 1+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1043 - 7

I. ①桃… II. ①余…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4656 号

桃花眼

余显斌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组稿编辑: 陈永林

责任编辑: 刘 云

出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2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8 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500 - 1043 - 7

定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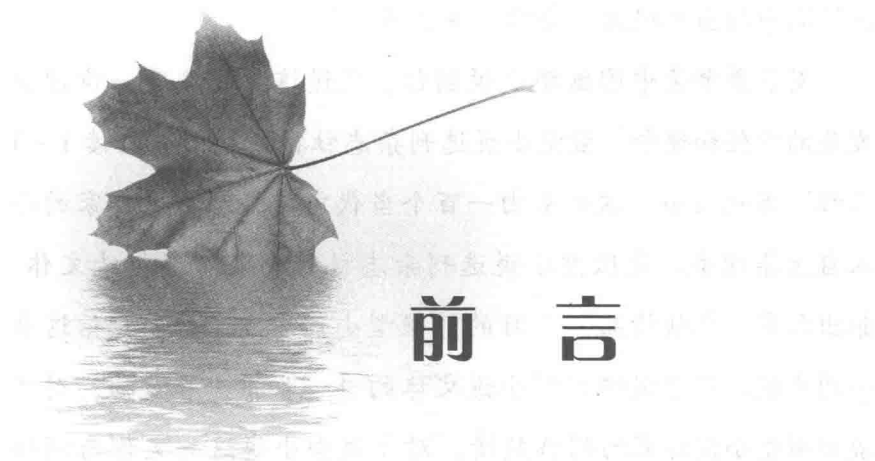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 05 - 2015 - 2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 - 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

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4年9月

目 录

知音	1
出首	4
金针花黄	6
神医和尚	9
狙击手的遗憾	11
青瓷赝品	14
思念的秦腔	16
射中良心	19
向父亲敬礼	22
断指	25
最后的梵唱	28
宠物	31
清云寺的木鱼声	33
废墟里的谎言	36
忏悔	38
毒珠	41

拯救翠鸟	43
呓语	45
棍僧行一	47
瓷	50
马之殇	53
取经	56
小镇神仙	58
曾北北的眼泪	61
为了心中的佛	64
生命的声音	67
邮政老王	69
绝望的江南梦	71
电话中的微笑	74
手模王艺	77
天青色的江南	80
测试婚姻	83
村长长根	86
银针刘一手	89
茶娘	92
打向天堂的电话	94
小蛮腰	96
酸梅汤	99

小镇小科员	102
古砚	105
外星动物	107
中医李伯阳	109
灵魂深处桂花香	111
楼下的脚步声	113
靶子	116
水	119
的姐阿蛮	121
山顶的月亮	124
“小白羊”的阿伞	127
名厨崔二	130
弱智的小豆豆	133
嫩嫩	135
小米的眼睛	138
民工民	140
胖胖的浪漫史	143
丰阳旧事	146
追风刀	148
男人的水蛇腰	151
许一朵的口头禅	153
嫫殇	156

无限跋涉	159
紫星星花	162
小镇小医生	165
辞职	168
小镇小住户	171
吴萨	174
冰裂纹瓷	176
一个叫梅的女人	179
网中的鱼	182



知音

雪，很大，夜很静。一把火，从他房后烧起，一眨眼间，席卷了整个茅屋。他跑出来，随着他的，只有一把二胡。

他没有回头，即使回头，也看不见什么，因为他是瞎子。风吹来，浑身很冷。在风里，他一步步走了，最终，变成一粒黑点，消失在天边。

从此，他漂流异乡。

陪伴他的，是一把破旧的二胡，小镇村庄，一路行来。二胡声，在他走过的地方流泻，如一声声低低的诉说，细细的，蛛丝一样。

夜里，他歇宿在破庙里，草堆后，静穆地坐着，一双盲眼，一动不动，望着虚空。手指颤动，一缕月光水色，从琴弦上淌出，闪着波纹，扩散着，荡漾着。

他走过的地方，要一点剩饭，或者两个冷馒头。

一般的，他只吃一半，另一半，放在自己寄宿的地方，草堆旁，或者是破庙里。第二天走时，留在那儿。

大家都说，这瞎子，穷讲究，不吃隔夜东西。

他没说什么，摇头叹息。要饭时，仍多要些，拿回寄宿的地方。剩下一些，放在那儿。有时，要少了，他不吃，把要来的东西都放那儿。

这日，一个雪天，他头晕眼花，倒了下去。醒来时，一个女孩的声音，清脆地响起，醒了，你终于醒了。

他点头，慢慢坐起来，很是感激。无物感谢，就拿起二胡，闭着眼，手指颤动，一支乐曲，婉约流淌。

曲子停止了，一切都静静的。

过了很久，女孩醒悟过来，赞叹，你的二胡拉的真好啊，我去告诉师傅，你就跟着我们杂技团吧。说完，女孩一阵风，跑了。

不一会儿，女孩进来了，坐下。

他一笑，道，不收瞎子吧？是啊，一个杂技团要一个拉破二胡的干



啥啊？

你别急，我再求求师娘。女孩说。

他笑笑，在女孩离开后悄悄走了，一步一步，走向流浪的远方。二胡音，仍如水，随他流淌。时间，也在二胡声中流淌。

他在乞讨和流浪中，慢慢老去。

一日，在一个破庙里，他摸着个人，睡在那儿，奄奄一息。显然，是饿的。他忙拿出讨要的馒头，喂他吃下。两个冷馒头下肚，那人有了精神气，坐起来。那夜，没有旁人，只他俩。他坐在神案前，手指轻弹，两滴乐音溅下，闪着晶亮的光。然后，二胡音悠扬，在静静的夜空响起，一会儿如一缕花香，拂过人心；一会儿如一丝轻风，浮荡如纱。

那人静静听着，罢了，哑着嗓子一声长叹，是《月夜鸟鸣》吧，真是人间一绝！

他笑笑，眨眨已盲的眼，和衣躺下，道，睡吧，明天，还要讨饭呢。

那人，也睡下。

以后，他拉二胡，挣点小钱，养活两人，因为那人也是瞎子。夜里，坐在破庙里，他拉二胡，那人听。在奔波中，一天一天，他走向生命的尽头。那天，他吐了几口血，靠在一个草堆旁，对那人说，你不是想得到《松风流水》的乐谱吗？今天，我给你拉。

你——怎么知道？那人惊问。

你是瞎子；右手食指有弦痕，是拉二胡的；在这个人世，能欣赏我二胡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个女孩，另一个是我的弟子。他道，脸上有一丝温馨。

师父！那人跪下，不再哑着嗓子，流着泪喊。

他点头，微微一笑，你多次向我讨要《松风流水》的音谱。又悄悄一把火烧了我的茅屋，不就是想逼我带着乐谱逃走，你好中途盗取吗？哎，世间最好的乐谱不在纸上，在心中。这些年，你跟在后面，我知道。没说破，是想让你跟着吃苦，时间长了，就领会了我当年的话。

你留下饭菜，也是给我的？那人哽咽着问。

你脸皮薄，不讨要，会饿死的。他仍一脸平静。

说完，二胡音流出，始如蚊痕，继如流水，最后，如一地灿烂春光。

音乐越来越低，流入地下，渺无音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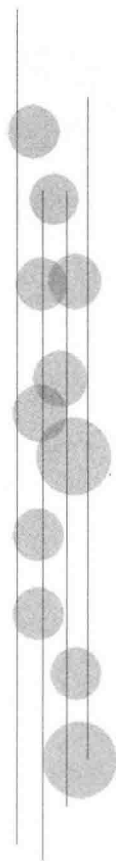
二胡落下，他也倒下。



你知道是我，为什么不恨我啊？那人抱着他，号啕大哭。

你是我的弟子，我的——知——音。他说，带着一丝笑，咽了气。

那人跪下，恭敬地叩下头去。然后，拿起二胡。月夜里，二胡音如水，波光闪闪，流泻一地。





出 首

那年，王县令刚上任，塔元县就发生了件抢劫案，可是，半月过去，劫匪毫无下落。王县令唯有捻须长叹，毫无办法。

就在这时，差役来报，县衙以及街坊墙上，到处贴着匿名书。原来，有盗贼看王县令追查很严，怕查出来后，会受到严惩；想自首，又怕县令不饶，所以，用这个匿名书张贴出来，也算投石问路，试试王县令的态度。

王县令听罢，眼睛一亮，忙让差役贴出布告：若愿出首，既往不咎。

当天，那些抢劫的人，一个个来到县衙，都来自首，生怕来迟一步，被别人占了先。

轻轻松松，王县令破了案。

过后，张书吏很是惊讶，望着王县令道，这儿的盗贼一贯顽固，这次怎么这么听话啊，竟然自贴广告，要求自首。王县令听了，捻须哈哈一笑，得意地道：“盗贼顽固如旧，只是本县略施小计而已。”

张书吏更是惊讶，忙问：“什么计？”

王县令摇头微笑，许久，告诉他，那匿名书不是别人所写，实乃自己所为。张书吏听了，开始惊奇，既而大笑，然后拍案叫好。对王县令，再不以庸官相待。

两人搭档，不知不觉三年。三年中，两人亲如弟兄，无所不谈。塔元县，在两人合作治理下，县境太平，百姓康乐，家家欢笑，人人喜悦。

可是，三年后，塔元县遇上一场大灾难。

那年，县境之内，遭遇百年难遇的大旱，颗粒无收。一时，百姓流离失所，十室九空。王县令虽捉贼有法，却赈灾无方，唯有长叹而已。

张书吏也皱了眉，弯了腰，整日长叹，如抽去筋骨一般。

就在那日晚上，塔元县征收上来的税银，放在仓库中，竟然被贼洗劫一空。王知县的上司商州知府知道了，大惊，忙上报皇帝。皇帝气得



直吹胡子，命令商州府知府和塔元县王知县限期破案，否则，两人全都革职拿问。

王县令思索再三，只有用老办法，假装贼人，写了匿名书信张贴街上。可惜，不管用，没人自首。

知府急了，说，没有别的办法，东西是在塔元县丢失，让塔元县百姓平摊。

王县令道，这样做，会逼死人的。

知府急了，道，不这样做，我们都会坐牢的。

知府大人一言九鼎，当即派下差役，准备第二天下去催银。那天晚上，张书吏来到知府面前，一笑道，不必查了，也不必逼了，银子是我盗的。

知府与王知县睁大了眼，忙派人到张书吏那儿去查，挖地三尺，一两银子也没找见。张书吏呵呵一笑，找什么，被我挥霍光了。

知府和王知县不信，张书吏一贯清白，不可能盗银。张书吏说，不用怀疑，自己盗银时，有一块铜坠丢了，可能还在现场。知府忙派人去找，果然找到铜坠。张书吏被交上去，判为死刑，几天后将被斩首。

张书吏受刑的前夜，王县令也进了监狱，脚镣手铐戴着。

张书吏见了，惊问，这——这是为何？

王县令一笑，盘腿坐下，道，老弟，银子明明是我盗的，让你抵罪，我心何安？

张书吏长叹一口气，过了会儿道，你是为我塔元百姓做贼，替你死，我是自愿的。

王县令惊道，你——你都知道？

张书吏点点头，告诉王县令，银子被盗的晚上，他的亲戚朋友家，都得到了救济银子。他去了盗窃现场，拾到一块配饰，是王县令的。他知道，王县令这样做，是怕连累别人。他忙收起这块配饰，摘下自己身上长佩的铜坠，扔在那儿，转身去知府处自首。

望着张书吏，王县令流下了泪。两个人，两双手紧握一起。

第二天，上刑场时，两人仍是一块儿。在刽子手动刀的那一刻，王县令转过头，笑着对张书吏说，老弟，来生，我们再在一块儿。

张书吏点着头，笑笑，很坚定。



金针花黄

三月一到，金针花黄了，小村就荡漾在一种金针花特有的清香里。

金针花一烹，凉拌木耳，夹一筷嚼着，咯吱咯吱，很筋道，能嚼出满嘴的清香。当然，再热上一壶酒，几个人坐了，一盅酒一口菜，那日子过得赛了神仙。

城里人买来却不会吃，切成丝，和粉丝搅在一起，还取了个名字叫金银丝，中听不中吃。女人在城里姐家吃了，直说可惜。

桌上一个客人放下筷子，嘴里嚼着这菜道，这东西很少有。

女人得意地笑了，说我们那儿多着呢。

客人睁大了眼，不嚼了，道，有多少？我收。

于是，桌上谈定，女人晒了金针花，归置起来，送进城中姐家，由这位做生意的客人收。客人临走时很大气地一挥手说，放心，亏不了你，女人心里很轻快，自己半分地的金针花终于有了着落。

回到家，女人再也舍不得用金针花凉拌木耳下酒了。男人从田边地角回来，吧嗒吧嗒舌头。女人一笑，知道男人酒瘾犯了，用土豆丝拌木耳，还有豆芽菜什么的下酒，让男人嘬一盅酒就一口菜。实在不行的话，割半斤豆腐，醋水和油泼辣子一淋，让男人吃得一头汗，唏唏溜溜的。男人馋嘴了，道：“桂枝，来一盘金针花拌木耳吧，金针花拌土豆丝也行。”

女人笑着问：“要手机不？”

男人嘎嘣脆地道：“要！”

“要，就忍着点，手机买回来，再吃金针花凉拌。”女人把男人当孩子养，哄着悠着。男人听到手机，眼睛发亮，以后，再不提馋金针花凉拌木耳了。

女人每天早晨早早起来，趁金针花上露珠还晶莹着，就去了地里，



把一朵朵将开的金针花摘下，放进蓝中：金针花开后，味道就不鲜了。回了家，将金针花蒸成半熟，在房中放一床竹席，把金针花铺开晾干，这样的花儿，仍金黄亮色，如刚采摘的一样。

十天，女人晒够了四十多斤，算算，够男人的一部手机了。

这天，小村里来了个收金针花的小贩。每年，这样的小贩都不少，手上拿一杆秤，肩上挂个蛇皮袋，沿门沿户吆喝：“金针花，收金针花——”

见了女人，小贩问：“嫂子，有金针花吗？”

女人问，多少钱一斤。

六块。小贩说。

女人一想，进城也是六块，还得来回搭上车费，再说，那个客人收不收也很难说。于是，一口答应下来，卖了，四十一斤金针花，二百四十六块钱，够给男人买一款手机了。

女人拿了钱，眉眼上漾满了阳光。

小贩刚走一会儿，男人回来了，女人把钱给他。男人知道了，一拍腿说，吃亏了，刚在栓柱家听到信息，城里金针花涨到六块五了。

女人听了，睫毛上的阳光掉落了，说声死鬼，咋不早说。然后，一手抓了钱，匆匆走了：小贩一定走得不远，她去把金针花要回来，不卖了。

果然，小贩并没远，还在村口。

远远的，女人看见，小贩的三轮车停在那儿，旁边地上坐着个女人，在照看着车子。小贩走过去放好布袋，说：“他妈，走了。”说完，过来抱起坐在地上的女人，小心地放进车厢中，还温柔地在她头发上拈下一茎枯草，扔了。

小贩女人是个残疾人，这一刻，在小贩怀里乖得如个孩子。

女人站在那儿，呆呆地，忘记了自己赶来的目的，一直到小贩上了车，她才醒悟过来。

这时，男人也赶来了，说怎么？没退？

“哎——”女人一声长叹，“他们也不容易。”

暮霭已经漫上来了，她抬起头，小村的房屋，还有山水都隐入暮色中，渐渐模糊了。她突然想到，今晚他们在哪歇宿啊？何况还有个残疾人。想到这，她展眉一笑，对男人说：“我们有空房子，去叫他们回来歇

一晚上吧!”

男人点点头，嗯了一声，向暮色苍茫的村口跑去。

她笑笑，转过身走了，向金针花地走去。她想，该摘把金针花了，今晚来盘凉拌木耳，再炒几个别的菜，热上一壶酒，让男人好好打打牙祭。